

请给我一本书的时间，也请
给老陈一本书的时间。不用太长，
能让我写完这个故事足矣

请给我一本书的时间

□ 梁芳菲

窗外的梧桐叶又落了一层，像铺满了满地沉默的信笺。坐在书桌前的我，刚完成一篇网络小说的日更，登录聊天工具，进入读者互动群。一条不同寻常的信息如深海炸弹弹了出来，抬眼一瞥，我感觉呼吸有点困难。指尖反复摩挲着手机屏幕上那条未敢轻易回应的消息，字里行间的温度与重量，几乎要穿透屏幕，压得我胸口发闷。

发信人叫老陈，是我小说的读者。两人素未谋面，他却总喜欢在章节评论区留下长长的留言。从前，他的留言里满是细碎的期待：“作者大大，主角接下来会找到光吗？”“这段写得真好，像在写我自己的日子。”“等完本了，我要把这本书打印出来，放在床头。”……我总笑着回复，让他别急，慢慢来，故事总会有结局，我们总会等到所有遗憾都被温柔接住。

那时候的我们，都以为时间是最慷慨的东西，足够支撑一场漫长的等待，足够让一个故事圆满结束，让一份期待落地。

直到这天，他发来这样一条消息，语气平静得让人心疼，像说别人的事情一样。他说，前些日子肚子不舒服，老是持续腹泻便血，吃药也控制不住，去做检查，医生告诉他，确

诊直肠癌晚期，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可他才46岁，正值壮年。他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没有诉说病痛的折磨，只是小心翼翼地在群里问我：“作者大大，我还能等到你的小说完本吗？我真的很想知道，故事里那些主角，最后都走向了怎样的未来？”

那一刻，我所有的从容都轰然崩塌。握着手机，指尖冰凉，喉咙发紧，天气格外的寒冷，我拢紧身上厚厚的羽绒服，手脚抖得厉害。不知是这个消息让我颤抖，还是天气寒冷让我觉得如筛子？我写过无数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塑造过无数个在困境中挣扎却不放弃的角色，我总在文字里给他们希望，给他们圆满。可对老陈的请求，我只能沉默——我的小说，还未能完本。那些我以为可以慢慢打磨的情节，那些我计划着一点点铺陈的结局，在“晚期”这两个字面前，突然变得无比奢侈，无比残忍。

我开始疯狂地敲击键盘，夜里困了也不敢早歇，我想尽量写多点字数，多点情节。从前写作时的犹豫与斟酌，此刻都变成了急切与慌张。我想快点，再快点，我想把那些未完成的温柔，那些未落幕的牵挂，都写进文字里，

送到老陈的面前。我仿佛看到他躺在病床上，瘦骨嶙峋脱了形的样子。他身上插满管子，在冲刷药水味的加护病房里，沉重地呼吸着却依然吃力地捧着手机，眼神里满是期待，等着一个完整的故事作为生命最后的慰藉。

有好几次，写着写着，眼泪就模糊了视线。我想起老陈说过，他个性木讷，不善言辞，不合群，年轻时就特别喜欢读书，后来为了生活奔波，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读一本完整的书，直到遇见我的小说。他说，在那些被病痛折磨得难以入眠的夜晚，是我的文字陪着他，让他暂时忘记了疼痛，让他觉得，哪怕日子再艰难，依然有值得期待的东西。他说，他不求别的，只求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读完这个故事，也算没有遗憾。

可我终究赶不上命运的脚步。昨天晚上，他在群里发来留给女儿的遗言给我看：“如果大哥我真不行了，我会把账号给俺闺女，一定会交代她，不允许取消这本书的自动订阅，等完本了，打印出来，给我烧过去，哈哈！一定不要她去弄盗版给我看，不然托梦都要她去重新打印！加油作者大大，还是那句，好好写，不怕你水，就怕你不谢（写）！”我的心一抽，隔着屏幕都感

觉他此刻的笑比哭还难受。我感觉到他的无奈，又不知道说什么才能安慰到他，语言此刻变得苍白无力。群里的书友都尽量讲轻松的话语劝慰，而我也只能随波逐流地发送消息：“加油！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会治好的！”

他又发来消息：“加油，作者大大，这小说3000万字必须有哈！我也加油积极配合治疗！”他发完，我再发信息过去，老陈没有再回复。我时不时拿起手机看看信息，依然没有回复。夜里我的手机不敢关机，害怕错过他的信息，时刻进入群里看看读者信息，大家依然欢喜地畅聊书里的情节，写出自己的建议，但没有他的回复。当时我不知道他已经陷入了半昏迷状态，偶尔清醒时，还念叨着我的小说，念叨着那些未完结的角色。他说，谢谢我一直陪着他，谢谢那些文字，给了他积极治疗的力量，在人间最后的温暖。（这是后话，后来他女儿登陆他的账号发信息给我，我才知道。）

我放下手机，合上电脑，走到窗边。凌晨四点的街道，寂静萧瑟，时不时飞驰而过一辆汽车，昏黄的路灯，静静地照耀着人间。对面的高楼有两盏灯疏疏亮着，突然想对着天空许愿：请给我一本书的时间，也请给

老陈一本书的时间。不用太长，长到我写完这个故事足矣。

我知道，这个愿望终究无法实现。我不想草率完本，因为我不止老陈一个读者，我的书也远远未到完本的时候，老陈可能永远等不到小说的完本，而我，也永远欠他一个完整的结局。可我依然会继续写下去，带着他的期待，带着这份沉甸甸的遗憾，把那些未说出口的故事，那些未落幕的时光，都写进文字里。

或许，文字的意义，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完整的结局。它是读者黑暗中的一束光，是困境中的一份慰藉，是攀越人生坎坷的精神伴侣，是陌生人之间跨越山海的牵挂。老陈用最后的光，守护着一个故事的期待；而我，会用往后的日子，守护着这份期待，守护着文字里的温柔与善意，用敬畏的心去书写每一个情节，每一个故事。因为你以为平常的日常更新，却是读者精神的食粮，是生活下去的力量，是命运抗争的利器，是自救的灵丹妙药。

请给我一本书的时间，让我把这个故事写完，写给老陈，写给所有在时光里等待的人。愿每一份期待都不被辜负，愿每一份温柔都能抵达，哪怕晚一点，哪怕隔着生死与山海。

诗苑

我爱乡间 那不知名的野花

（外一首）

□ 小晴

春天，万物生长，繁花盛开
相比那成片成片的桃花和油菜花
以及被悉心照料的格桑花、月季、
茶花

我更爱长在山坡、田埂、沟边、
井沿、杂草丛中
各种不知名的野花
她们不结群、不站队
在角落里知足常乐，不争不吵，
一辈子随遇而安
我爱这不虚饰不张扬的美
她们的勤劳与隐忍
似是我一辈子待在农村的姨婆们

山中所见

雨水过后，我们相邀着到山里去
这时的桃花刚开，和樱花一样
红红的，像一对孪生姐妹
野梨花如霜似雪，山风处处
灰色的瓦屋铺满了纷纷扬扬的月光
金星闪烁大着手掌，生怕有什么
遗漏

山脚的老榕树又老了一岁，她的
枝丫比谁都多
回到村口，暮色刚起
夕阳穿过杉树林，斜斜地照在膝
子上
痒痒的，与梦无异

脚沾地的瞬间，双腿还微微
发飘，仿佛仍停留在那高速的幻
境中

坐过山车

□ 伍志雄

周末的阳光正好，我陪着妻子和女儿来到珠海的一座游乐园，人声鼎沸中，处处是欢笑与尖叫。女儿拉着妈妈的手，兴奋地指向远处的旋转木马，而我，却独自被那高耸蜿蜒的过山车轨道吸引。我决定独自体验一番，或许是想找回一丝年轻时的冲动，又或是在这喧嚣中寻一刻寂静的刺激。

走向排队区，人群熙攘，孩子们的雀跃和大人们的谈笑交织成一片活力的音符。轮到我时，工作人员熟练地指引我坐下，安全压杆“咔嚓”一声扣紧，那清脆的金属撞击声瞬间将我锁定在小小的座椅上。视线不由自主地被钉在前方的银灰色轨道上，阳光洒落，轨道跳跃着冷冽的银光，折射出细碎的光斑。蜿蜒的轨道在半空中延展，时而陡升，时而急转，令人既期待又隐隐不安。

车厢启动的刹那，底部传来细微的震颤，仿佛沉睡的巨兽苏醒时发出的第一声低吟，缓缓地，我们开始向上爬行。齿轮啮合的“咔嚓”声规律而坚定，将我一寸寸推向高处。视野逐渐开阔，远处的人群揉成彩色的碎片，远处的楼群则铺展成淡蓝色的画卷，宁静而遥远。世界在脚下沉沦，风似乎凝住了，只有心跳如擂鼓般在胸腔中轰鸣，咚咚作响，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风暴。

突然，轨道在前方断成一个垂直的黑口子，仿佛深渊张开巨口。还没来得及深吸一口气，重力便猛地砸下来！天和地在瞬间糊成一片混沌的色彩，风如利刃割裂耳膜，呼啸着灌入脑海。五脏六腑仿佛被抛向虚空，失重感席卷全身，手指不自觉地抓紧扶手，指甲发白，像在狂暴的浪涛中拼命抓住一根浮木。尖叫刚冒出头，便被狂风扯成碎线，消散在呼啸声中。

翻过来，倒过去！蓝天猛地砸向地面，绿树翻转成云絮，离心力将我贴紧椅背上，血液仿佛要撞破血管，每一寸肌肤都感受到剧烈的拉扯。疼痛中裹挟着劫后余生的战栗，如同被巨浪拍碎又重新聚拢的泡沫，在毁灭与重生间循环。每一次旋转和俯冲都带来新的震撼，光影在眼前飞速流转，形成一道道流动的彩虹，短暂却绚烂。

直到车厢缓缓蹭着缓冲轨道停下来，颠簸逐渐平息，呼吸才慢慢回归正常。脚沾地的瞬间，双腿还微微发飘，仿佛仍停留在那高速的幻境中。回头看向那铁龙，它已蜷成安静的影子，温顺地停靠在站台，仿佛方才的狂暴只是一场梦。而那六十秒的旅程，却如同攥着跳动的火焰，既恐惧它灼伤掌心，又贪恋它灼目的光芒在指缝间流转，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佳作欣赏



青墨江山
（国画）
陈许

不必追赶春风，站在风铃树下，你就是春天，就是这个城市的风景

新春余欢未了，三月缓缓而来。万物萌动，春暖花开，正宜寻觅花的诗意与远方。一日，我被一条短视频吸引住了，江水如蓝，岸上绵延如轻纱云烟般的紫色花海渲染了天空，航拍镜头飞越前推，一座S形桥身剪影倒映水中，与远处的喀斯特峰峦构成一副流动的画卷。好美啊，这是哪里？似曾相识哇！这不是平时熟悉的春城漠阳江春州大桥吗！反复观看，不禁尖叫，仿佛不相信一个老朋友竟有如此出彩的样子。既有惊喜，又带着几分怀疑，我下楼直奔沿江西路。

时值傍晚，沿江路远远地被一层淡紫色的云雾温柔笼罩。落日正沉在江的那头，余晖透过薄薄云霞，给那层紫雾镶了一道朦胧的金边。走近些

它像一团燃烧的火焰，红得
不管不顾，仿佛要把整个春天都
燃尽

周末午后，我正埋头写报告，忽然听到窗外“啪”的一声，好像是有什么东西重重地掉在地上了。抬头一看，小区角落那棵木棉，不知何时已开得满树猩红。

我搁下笔，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这棵木棉已生长多年，树干笔直如剑，足有三层楼高，通体无一丝弯折，稳稳托起满树殷红，像一团燃烧的火焰。花儿密密麻麻地挤在枝头，没有一片叶子来点缀，红得不管不顾，仿佛要把整个春天都燃尽。南国的天是那种化不开的蓝，衬着满树的红，就仿佛凡人·高用颜料直接挤上去一般，浓烈到让人不敢久看。

风一过，枝头的花朵就簌簌抖动起来，好像无数只红蝴蝶在振翅欲飞。忽然间，有几朵坚持不住了，整朵儿旋着落下来，“啪”——沉甸甸地砸在尘土中，腾起了一小团灰雾。我弯腰拾

才看清，路边高大的树木已脱去绿叶，唯有大朵圆绒绒的花球倒挂在枝头，密密匝匝，层层叠叠——远看如缕紫色的轻瀑，从苍穹悄然流泻；近看似悬垂的翡翠风铃，每一朵都凝着晨露洗过的清润。那紫色不是单一的：有的花瓣薄如蝉翼，透出轻纱般的柔光；有的沉静高贵，恍若藏着夜幕初临时时的秘密。微风过处，整树花球轻轻摇曳，像无数串精致的铃铛在无声地敲响黄昏。落花铺满脚下的小径，软软的、绒绒的，让人不忍落足，生怕踩碎了这梦幻的瞬间。

春风拂过，朵朵风铃花顶着轻纱微卷，还有太阳晒过的温度。五片肥厚的花瓣围成一个碗形，里面盛满了密密麻麻的棕色花蕊，花蕊顶部沾着金黄色的花粉。凑近了闻，一股淡淡的草木香，不浓烈但是很清新。古人称其为“浓须大面好英雄”，誉它为英雄树，倒也贴切。

这满树的红，忽然让我想起儿时二婆家门前的木棉，那时我们等待的不是花开的绚烂，而是花落的甜蜜。三月花开的时候，我们就整天在树下玩耍，等花落。刚掉下来的花还是新鲜的，捡起来把花瓣去掉，在花蒂的地方会留下一段嫩白的蕊柱，放进嘴里一抿，就是甜丝丝的蜜水了。那时候的甜可以记忆到一年。

在广州读书时，我曾专门去中山纪念堂寻找木棉。那里的蓝瓦黄墙庄严肃穆，舒展的屋檐下，高大的木棉挺拔而立，与古建筑相映，比眼前这棵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尤其是东北角的那株木棉王，三百年风霜，枝干依旧挺直，花开时不见一片绿叶，殷红的花朵缀满枝头，像把岁月里的风骨都燃成了火焰——这是木棉的另一种模样，藏着羊城的烟火与古建的底蕴，和儿时那棵藏着甜意的木棉，一样动人。风拂过的时候，花影掠过琉璃瓦，落英轻敲青石板，那声音不似寻常的花朵飘落，倒像英雄掷剑，掷地有声。站在树下仰望，天地间尽是这股凛冽之气，让人不敢轻易开口，只能静静地看它把羊城的春天燃得火热明亮。后来读到舒婷的诗，她说：

花树下人影绰约，女人们身着各色衣裳——旗袍勾勒婀娜，襦裙轻曳生姿，还有汉服宽袖被风鼓起，像要随落花飞去。她们举着团扇、油纸伞，在漫天紫雾里旋转、浅笑，手机与相机咔嚓作响，定格自己被花海簇拥的模样，每一秒都是似水年华、如梦人生。孩童追着飘落的花瓣跑过，惊起一阵快门声；年轻者在花树下驻足，让儿女拍下满头“白雪”与满树绛紫的春日重逢。

四季有序，花开有时。可漠阳江沿江西路边的风铃花海着实让我意外。常年在此散步，不是许多天，是许多年，每每路过甚至不知道江边成排铃铛树下，真是风轻红一朵，摇曳曳枝。花飞花落花满天，此刻也具象化了。

一树红焰半城春

□ 李晓明

它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它站在那里。我想它不单是在等人仰望，也是在等另一棵树，等一个可以并肩走进云里的名字。比满树的红花还要动人的就是等待。

但最后还是孤独了。我所见到的木棉大多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方圆几米之内没有其他树木靠近。许是气态太盛，又或许，它本就不愿与寻常草木为伍。春天开花的时候，它对着蓝天；夏天长叶子的时候，它形成一片浓荫；秋天叶子落下的时候，它露出坚强的枝干；冬天枝叶凋零的时候，它依然挺立在苍灰的天空下。它就像那样孤零零地立着，风来花动，风去花静，仿佛早已习惯了与蓝天、夜色为伴，把心事藏在每一片花瓣里。

傍晚时分，斜阳给木棉镀上金边，红花愈发艳丽。再看那落满一地的花，忽然觉得它们不像英雄了。花瓣依旧饱满鲜艳，似是倦了，寻一方尘土，

我必须是你的近旁的一株木棉，以树的形象与你并肩而立。

原来英雄树也有着温柔的心事。